

周禮正義

冊三

明倫彙編

卷一百一十五

周禮正義卷三十七

瑞安孫詒讓學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也

疏掌立國祀之禮者即大宗伯云掌建邦之

天神人鬼地示之禮通內外大次小祀典言之立與建義同注云佐助也者天官敘官注義同立大祀用玉帛牲

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鄭司農云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已下玄謂大祀又有宗廟

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小祀疏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又有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幣立小祀用牲者此立國祀三等

之禮也大宗伯辨事天神地示人鬼之異禮此則辨大次小三祀隆殺之等衰通該鬼神示與宗伯職互相備也牲謂純色之牲次祀小

祀不云牲者文不具其實次小祀非外祭毀事無不用牲者詳牧人疏凡此諸祀並謂始立宮兆時以此禮祭而告之以後歲時常祀禮

亦咸視此為差書召誥云用牲于郊牛二僞孔傳云用牲告立郊位于天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傳云告立社稷之位用大牢也

此即營維立郊社諸祀用牲之事彼經不云用玉帛者亦文不具也賈疏云天神中非直有升煙玉帛牲亦有禮神者也地示中非直瘞

埋中有玉帛牲亦兼有禮神玉帛牲也宗廟中無升煙瘞埋直有禮神幣帛與牲又不見有禮神之玉或可以灌圭為禮神之玉亦通一

塗宗廟次祀已下與大祀同亦宜有禮神幣帛而已注鄭司農云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已下者酒正先鄭注云大祭天

地中祭宗廟小祭五祀此釋大祀與彼注同蓋專指圜丘方丘南北郊五帝言之次祀即彼中祀此注次小二祀偏舉天神以見例故不

及宗廟五祀也云玄謂大祀又有宗廟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小祀又有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者並據大宗伯文補先鄭之義次祀舉五嶽者以咳四望也賈疏云若然後鄭直云大祀又有宗廟更不言宗廟次小祀者但宗廟次祀即先公是也亦不言之者已於酒正云次祀驚冕毳冕祈祭已具於彼故也又不言宗廟小祀者宗廟小祀其神不明馬君雖云宗廟小祀殤與無後無明文故後鄭亦不言也案後鄭此注以宗廟為大祀不辨先王先公疑與酒正司服注義不同賈據彼注釋此似失其指又賈引馬融以宗廟小祀為殤與無後攷殤與無後有二一為先君一為王之適子孫公羊莊三十二年傳云未踰年之君有子則廟無子不廟通典凶禮引五經異義亦引春秋公羊說又引左氏說臣奉君君悉心盡恩不得緣君父有子則為立廟無子則廢許君謹案引禮臣不殤君子不殤父以證左氏義鄭駁之謂未踰年君不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為壇祭之是先君殤與無後立廟序於昭穆則不得為小祀若不序於昭穆則無廟唯祭於壇也其適子孫之殤與無後則祭法云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注云祭適殤於廟之奧謂之陰厭凡庶殤不祭曾子問孔疏又引熊安生說殤與無後者唯祔與除喪二祭則止據鄭熊義是祭殤唯從祖祔食又唯用厭其禮甚殺也若然二者皆無特立宮廟之事故鄭不從馬義也又案大次小三等之祀經無明文二鄭依大宗伯略為差次而酒正後鄭注云大祭者王服大裘衮冕所祭也中祭者王服鷩冕毳冕所祭也小祭者王服希冕玄冕所祭也彼注並依司服祭服差次為說則大祭謂昊天上帝五帝先王中祭謂先公四望山川小祭謂社稷五祀羣小祀也此注既以宗廟全屬大祀又以社稷五祀為中祀以山川為小祀後鄭二注既自不同六朝以來義疏亦無通釋金鶚云大祀用玉帛牲牷典瑞言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兩圭有邸以旅四望璋邸射以祀山川是日月星

辰四望山川皆有玉豈非大祀乎何得以日月星辰五嶽為次祀山川為小祀也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五嶽既為大祀而社稷五祀在五嶽上者何反列於次祀乎司中司命飢師兩師與星辰同何得下列於小祀乎案金說與二鄭不同以經攷之司服祭服大司樂樂舞或別有取義不定以尊卑為差次固不必強為傳合但以典瑞祭玉推校日月星辰四望山川用玉固有明文而依王氏訂義引崔靈恩說司中司命飢師兩師亦有禮神之玉則亦不得為次祀金說不為無徵即司民司祿亦是星辰無由定其必不得與司中司命同用玉然則天神無次祀矣竊謂經凡言祭祀惟酒正及此職分三等餘職皆止分大小二等疑次祀亦併入大祀其差次難以詳定若然此經以玉帛牲幣之有無為三等祀之差亦約以歲時序其祭略區別不能盡以此推決也互詳酒正典瑞司服疏

祀及其祈珥

序第次其先後大小故書祈為幾杜子春讀幾當為祈珥為珥玄謂祈當為進機之機珥當為珥機珥者釁禮

之事雜記曰成廟則釁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割羊血流

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珥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然

則是機謂羊血也小子職曰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是也亦謂其宮

北始成時也春秋僖十九年夏邾人執鄫子用之傳曰用之者何蓋

中其鼻以珥云序第次其先後大小者說文支部云敘次第也序即

敘之借字經例用古字作敘注例用今字作序此經仍作序疑後人

以注改之非其舊也詳小宰疏賈疏云即上立大祀已下至小祀皆

依歲之四時次序其大小先後也不必先大後小天地人之鬼神各

有大次小或小而應先或大而應後各自當其時以祭之云故書祈

為幾者與夫人字同惠士奇云幾說文作幾云以血有所割涂祭也

畿省為幾段玉裁云此云故書祈為幾小子職注云春官肆師職祈

周禮正義 三十七 二中華書局聚

或作畿云或是故書有作畿者也畿畿字古多通用詩如幾如式亦
 作如畿禮記雕幾讀雕畿是也云杜子春讀幾當爲祈者杜從小子
 羊人作祈爲正也云珥爲珥者珥下各本並有當字今從宋婺州本
 及嘉靖本此與小宗伯肆儀注云故書肆爲肆儀爲義杜子春讀肆
 當爲肆義爲儀文例正同亦冢上文省說文鬻部云鬻粉餅也从鬻
 耳聲重文珥鬻或从食耳珥聲類相同故杜讀從之然未詳其義
 云玄謂祈當爲進機之機者段玉裁云玉藻沐畢進機此機卽說文
 之既字機字許君皆云小食也鬻屋到羊血僅流於前乃降以少許
 血飲屋如進小食然故云當爲進機之機小子職祈或爲刳士師職
 作刳鄭君云刳當爲正字說文刳劃傷也此亦與到羊血僅流意合
 而血部又有畿字然則禮家有定此字作畿者詒讓案注例云當爲
 者破其字也故下注直作機珥然小子大人注謂刳珥正字當作刳
 而於此又破字爲機二說岐互當以小子大人注爲正賈疏謂此注
 取音不取義則非鄭例也云珥當爲珥者大人注同凡經珥字此職
 及小子羊人士師司約大人六見經並作珥鄭並破作珥段玉裁云
 予春云珥當爲珥珥字於義不相關故依雜記公羊傳作珥到羊爲
 刳割雞爲珥小子士師注皆曰毛牲曰刳羽牲曰珥本雜記也鄭司
 農注小子從珥云牲頭祭也說文無珥字然則許說周禮蓋同先鄭
 與云機珥者鬻禮之事者士師大人注同鄭意他祭祀皆無祈珥惟
 鬻禮乃有之鬻其大名機珥其縛節也說文畿訓涂祭涂亦鬻也許
 鄭字異而義同引雜記曰成廟則鬻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者證鬻
 禮有祈珥之事大戴禮記諸侯鬻廟篇又略同鄭雜記注云廟新成
 必鬻之尊而神之也案雍人卽內饗詳天官敘官疏孔疏引熊安生
 云舉羊謂抗舉其羊升於屋上自中者謂升屋之時由屋東西之中
 謂兩階之間而升也云中屋南面到羊血流于前乃降者于下文作
 於此疑傳寫之誤雜記疏引熊氏云謂當屋棟之上亦東西之中而

南面割其羊使血流於前雍人乃降云門夾室皆用雞者夾釋文
作俠下同案俠夾字通雞記及雞人注並不作俠陸本非是大戴記
作郊亦段借字孔疏云門廟門也夾室東西廂也減於廟室故豐不
用羊也門與夾室各一雞凡用三雞故云皆也大戴禮盧注云郊室
門郊之室一曰東西廂也案依盧說則夾室即匠人之門室與孔說
異江永又謂東西廂名夾不名夾室夾與室爲二地亦未知孰是詳
匠人疏云其岬皆於屋下者鄭彼注云岬謂將到割牲以豐先減耳
旁毛薦之耳聽聲者告神欲其聽之孔疏云謂未到割羊與雞之時
先減耳旁毛以薦神廟則在廟之屋下門與夾室則在門夾室之屋
下岬訖然後後升屋而豐也云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者孔疏云謂岬
訖爲豐之時門則當門屋上之中夾室故當夾室上之中以割雞使
血流案依鄭孔說則薦耳毛爲岬岬後仍有割牲是爲豐豐在屋上
與岬在屋下不同攷大戴記云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郊室割雞于室
中依彼記則割雞門即在屋下來室即在室中故盧注云案小戴割
雞亦於屋上記者不同耳孫希曰云據記文則廟用羊升屋而到之
而謂之豐門夾室用雞於屋下割之門當門夾室中室而謂之岬疏
乃謂羊亦有屋下之岬雞亦有屋上之豐然大戴禮門夾室即在屋
下割雞別無屋上之豐而廟亦未必有屋下之岬矣蓋豐岬自爲二
禮豐之禮重故在屋上岬之禮輕故於屋下司約云若有訟者則珥
而辟藏此亦於屋下爲之未必升屋也鄭說先岬後豐記中實無此
義也案孫據大戴記釋雜記謂岬於屋下不必更有屋上之豐足證
二記義通鄭盧孔說皆未審此經句岬壇廟兩有壇北咸無室屋明
唯取血灌地卽爲涂豐鄭孔謂上豐下岬兩事並行必不能通於此
至鄭薦耳旁毛之說蓋因祭義說宗廟大祀有毛牛尚耳之禮推傳
爲之然豐禮其輕未聞有是鄭注此經亦無此說殆已知其非篤論
而易之矣互詳小子疏云然則是機謂羊血也者謂豐廟用羊血者

卽此經之機門夾室用雞血者卽此經之蚺小子注謂用毛牲曰蚺
 羊卽毛牲也但雜記注謂蚺爲以耳旁毛薦神則不分毛牲羽牲以
 此經及雜記文覈之似亦以不分爲是詳小子疏又據夫人職則幾
 珥亦用犬此冢上引雜記文故不及也云小子職曰掌珥于社稷祈
 于五祀是也者賈疏云引證血傍爲之以證蚺義也其祈字猶不從
 故彼注引秋官士師曰凡刳蚺則奉犬牲此刳蚺正字與案據賈說
 則此引小子文珥當作蚺今本並誤彼正文作珥注讀爲蚺從所讀
 之字引之也士師職文亦作珥注讀爲蚺小子注引之卽作蚺可證
 云亦謂其宮北始成時也者謂小子珥社稷祈五祀並據宮北始成
 時證此大次小祀並有釁亦據始成時明祈珥與釁爲一也宮北關
 廟與壇二者言之引春秋僖十九年夏邾人執鄫子用之者左氏經
 文公羊經邾人作邾婁人穀梁經鄫作繒並與左氏異引傳曰用之
 者何蓋叩其鼻以蚺社也者公羊傳云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
 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穀梁傳云用之者叩其鼻以蚺社也引
 之者證珥當作蚺也段玉裁云公羊傳蚺社今本作血社誤郭注山
 海經引作蚺社惠士奇云山海經東山經曰祠毛用一犬祈蚺用魚
 注云以血塗祭爲蚺也公羊傳云蓋叩其鼻以蚺社音鈞蚺之蚺玉
 篇耳部以牲告神欲神聽之曰蚺蓋用祈神聽故蚺從申蚺周禮皆
 作珥古文假借釋名珥耳也言似人耳之在面旁也從申從血後人
 所加故說文不載詒讓案山海經祈蚺作祈與此經合蚺作珥則
 詭異不合六書疑非古字郭引公羊亦作珥蓋就彼經文改字然可
 證公羊本不作血社也穀梁范注云蚺者釁也取鼻血以釁祭社器
 案據鄭說則釁社與釁廟同非謂釁祭器范說非公羊穀梁之蚺用
 鼻血山海經之蚺用魚則皆不必有薦耳毛之事亦可證鄭雜記注
 義不容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以展省閱也職讀爲機機可
 泥也

及監疏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者繫經字疑當作覈詳司

門人疏賈疏云肆師以將有天地宗廟大祭祀牧人以牲與充

人之時肆師省閱其牲看完否及色堪為祭牲乃繫于牢頒付于職

人也疏讓案此展犧牲在繫牲之時與充人展牲為祭前一夕之視

牲異穀梁成七年傳云郊牛日展鯨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即此大祭

祀展牲之事也疏據祭義牲初繫及朔月月半半君皆親視呂氏春秋任

敬篇云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令官更之亦是也若然

日展蓋此官專其事餘則從王展之與凡經云展牲有二詳充人疏

注云展省閱也者特牲饋食禮云宗人視牲告充省閱與視義同

故充人祭前一夕之展牲大宗伯小宗伯謂之省牲說文豈部云豈

極巧視之也尸部云展轉也隸變作展凡經典言展省者並豈之借

字充人先鄭注云展具也省閱則具備二鄭義亦相成也云職讀為

職疏云案充人云祀五帝繫于牢芻之三月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

使養之故知職人是此二官也言此職人對彼職人不要是充人監

門人也牛人所云職人者鄭彼注充人并牧人在其中矣此有監門

人者謂兼祭諸神司中之等段玉裁云監門人凡祭祀之卜日宿為

期詔相其禮疏祗滌濯亦如之疏祭之夕疏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

三事卜日者即大宰之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在祭前三日者也

宿者戒致齊即大宗伯之宿注云宿申戒在祭前三日者也為期者

即雞人之為期注引少牢饋食禮云既宿尸反為期于廟門之外主

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請祭期主人曰比于宗人曰旦明行

事在祭前之夕者也此三事及祭前之夕祗滌濯四者肆師皆詔相

其禮儀鄭并宿為期為一似未安賈疏又謂云祭祀之卜日宿為期

周禮正義 三十七 四一中華書局聚

則是卜前之夕之爲卜期與卜者及諸執事者以明旦爲期是又并卜日宿爲期通爲一事皆非經義今攷少牢特牲筮日前無爲期之事天子禮詳祭祀卜日卽有爲期亦當駭於卜日之中經不必詳列其事也互詳大宗伯疏注云宿先卜祭之夕者謂先此卜日及正祭之夕皆有爲期之事先卜之夕卽諏日之夕時先祭之夕則祭前一日之夕若大司樂大祭祀宿縣是也今以大宗伯經注證之宿當爲前祭三日之申戒鄭謂先卜祭之夕與大宗伯經注不合非也賈謂專屬先卜日之夕則又失鄭指矣通典吉禮云將祫祭前期十日之前夕肆師告其大宰大宗大史帥執事而卜日蓋亦誤沿賈義祭之日表盥盛告絜展器陳告備

及果築鬻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

案六穀也在器曰盛陳陳列也果築鬻者所築鬻以裸也故書表爲

鬻鬻表皆謂徽識也鄭司農云築煑築香草煑以爲鬻

疏祭之日表盥盛告絜者亦謂正祭日之曰明此告絜卽冢表盥盛言之左

桓六年傳云奉盛以告曰絜絜豐盛卽告絜之辭賈疏云當祭之日具其黍稷等盛於簠簋陳於廟堂東又以徽識表其名又告絜淨云展器陳告備者賈疏云謂祭日且於堂東陳祭器實之既訖則又展省視之而告備具詒讓案告備亦與小宗伯大祭祀告備于王義同並據饌具言之特性饋食禮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鼎告絜與此事異云及果築鬻者果裸之段字謂當有裸者此官則築鬱煑之以授鬱人使以和鬯而實彝也賈疏云謂於宗廟有裸案禮記雜記築鬱白以柶杵以梧而築鬱金煑以和桓鬯之酒以沛之而裸矣云相治小禮者小宗伯云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注云小禮羣臣之禮若然此官相治小禮亦佐小宗伯以尊卑轉相副貳也云誅其慢怠者者大宰注云誅責讓也謂執禮有慢怠者則責讓之卽禮官之官刑也注云案六穀也者此亦經作盥注讀爲案也詳小宗

伯疏云在器曰盛者甸師注同云陳陳列也者司市注云陳猶列也
是陳列同義云果築鬱者所築鬱以裸也者鬱人注云築鬱金煑之
以和鬯酒是也詳彼疏鬱並當作煑凡經作鬱注例用今字作煑先
鄭注及後注並作煑一職之中先後不宜錯異足證其誤亭人草入
鬱人注亦並作煑不作鬯說文以煑爲鬯之或體詳鹽人疏大宗伯
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注云果讀爲裸此注直釋爲裸不改讀者以彼
注已詳故不復釋云故書表爲鬯者段玉裁云故書作鬯今書作表
故書假借字今書正字也徐養原云文選孫綽天台賦赤城霞起而
建標李善注建標立物以爲之表識也引戰國策曰舉標甚高此經
鬯字似當作標或古字通用云鬯表皆謂徽識也者說文巾部云標
幟也鬯蓋卽標之段字賈疏云以鬯表字雖不同俱是徽識也於六
案之上皆爲徽識小旌書其黍稷之名以表之餘饌不表獨此表之
者以其餘器所盛各異觀器則知其實此六穀者簠盛稻梁簋盛黍
稷皆有會蓋覆之觀器不知其實故特須表顯之也段玉裁云表案
盛者謂如周公盛魯公肅羣公濂各以小旌書某公之食爲表識也
徽識說文作微識本謂司常九旗之屬表案盛象此而又細案段說
是也徽識詳司常疏鄭司農云築煑築香草煑以爲鬯者說文木部
云築擣也又鬯部云鬯以釀釀鬱艸雜記喝白以桺杵以梧注云所
以擣鬱也案喝鬯字通後注云香草鬱也鬱人注云鬱爲草若蘭先
鄭之意蓋謂鬱爲草名鬯爲和鬱之酒名未和鬱者不得稱鬯依後
鄭敘官及鬱人鬯人職注義則鬯本爲未和鬱之酒詳言之則曰
秬鬯築煑香草以和秬鬯乃爲鬱鬯是二鄭義本不同但秬鬯鬱鬯
通得鬯稱經典或以鬱爲鬯者省段通言散文不別則先鄭此注義
雖未析而於文無妨故後鄭兼存之後大泚章注亦承用其義也詳
鬯人疏又案凡鬱鬯此官唯主築煑其和秬酒則鬱人掌之二職雖
相贊而事實不同二鄭說亦甚析賈疏謂築煑爲彼官正職此肆師

察其不如掌兆中廟中之禁令

北壇塋域

疏

掌北中廟中之禁令者賈疏云案小宗伯云北五帝於四

郊已下則四郊之上神兆多矣皆掌不得使人干犯神位七廟亦然故云掌其禁令也詒讓案掌祀掌外祀之兆守祧掌內祀之廟肆師

爲宗伯之攷佐成禮事故通掌內外祀之禁令也
云北壇塋域者小宗伯注云北爲壇之營域營塋

字通注

凡祭祀禮成

則告事畢大賓客涖筵几築壘鬻

此王所
禮賓客

疏

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者說文支部云斂盡也

經典通段畢爲之此若大戴禮記諸侯遷廟篇云宗人擯又云擯者曰遷廟事畢請就燕諸侯饗廟篇亦云旣事宗人告事畢肆師卽宗

伯屬官故文不別也。特牲饋食禮筮日及正祭陽厭祝告利成後亦皆云宗人告事畢事並同云大賓客涖筵几者謂諸侯來朝裸禮饗

食則設筵几依司几筵注及禮器孔疏引熊安生說天子待諸侯當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左彫几也賈疏云謂司几筵設之肆師臨之

也云築鸞者賈疏云案大行人云上公再裸而酢侯伯一裸而酢子男一裸不酢大宗伯云大賓客攝而載裸則此宮主以築鸞金煑之

和鬯酒也案此亦唯主築煑不主和鬯之事賈說未析又案王大饗諸侯亦有裸與禮賓同詳大行人疏注云此王所以禮賓客者大

行人注云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贊果將酌鬱鬯授大宗伯載裸疏云對王經築鬯禮宗廟神也

爲裸注云酖鬱斃授大宗伯載裸者賈疏云此據大大朝覲佐饗

疏 大朝覲佐賓者賓依鄭義當作攢注同詳大宗伯疏 注云
爲承賓者大宗伯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則大朝覲大宗伯

爲上儀此拜師佐之是爲承儀也賈疏云此言大朝覲爲承儀謂大會同朝覲時若四時常朝則小行人爲承儀小行人所云者是也案

賈行人疏

注云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贊果
云對王經築鵲禮宗廟神也

將酖

大授宅男 載裸伯

疏贊果將者
果亦當讀

爲裸宗伯

注云酺鬱鬯授大宗伯載裸者賈疏云此據大職而言案小宰亦云賓客贊裸者容有故相代也

爲承
儻

疏大朝觀佐賓者賓依鄭義當作擯注同詳大宗伯疏
爲承賓者大宗伯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則大朝覲

爲上儼此肆師佐之是爲承儼也賈疏云此言大朝觀爲承儼謂大會同朝觀時若四時常朝則小行人爲承儼小行人所云者是也案



賈意此大朝觀猶大宰云大朝觀會同彼注云大會
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觀舉春秋則冬夏可知是也 共設匪饗之禮

設於賓客之館公食大夫禮曰若不親食使大夫以侑幣致之豆實
實于簠簋實實于筐匪其筐字之誤與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或
者匪以 **疏** 共設匪饗之禮者此亦冢上文賓客大朝觀為文謂致饗
致饗 **疏** 食於諸侯也據司儀諸侯待來聘之臣亦有致饗食之禮

則天子待來聘陪臣當亦有是禮但其禮殺其匪饗等或自有有司
共設之非肆師所掌矣饗詳膳夫疏賈疏云此肆師不掌飲食而共

設者肆師主禮事謂依禮使掌客之等及諸官告設之也 注云設
於賓客之館者賈疏云凡待賓客之禮饗食在廟其器不用匪饗今

言共設匪饗明是王不親饗食於賓館設之可知引公食大夫禮曰
若不親食使大夫以侑幣致之豆實實于簠簋實實于筐者鄭彼注

云謂主國君有疾病若它故賈疏云引公食禮者欲見此經與彼同
同是不親食之事又欲破筐從筐之事也詒讓案公食下大夫有韭

菹醯醢昌本麋鬻菁菹鹿鬻六豆黍稷六簋上大夫則有八豆八簋
今不親食而以豆簋之實致之其館故不實於豆簋而實於簠簋也

云匪其筐字之誤與者段玉裁云說文匡飯器筐也匪器似竹匱簋
黍稷方器也以黍稷實於飯器猶為相近匪則禹貢以盛玄纁織文

織貝周書以實玄黃者故鄭君辨正之案段說是也匪經典多段筐
為之說文竹部云筐車笊也與匡匪字異筐匡之或體匪匡筐筐並

形近易譌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筐以竹為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
寸足高三寸如今小車笊小筐以竹為之受五斗大筐受五斛案匪

所以盛幣帛鄭知非盛侑幣酬幣用匪者以簠簋相將禮經有明文
又聘禮說致食饗云如致饗則當執幣以將命或無實匪陳設之事

也俞樾云詩鹿鳴傳曰筐簠屬筐筐同類之物對文雖別散文或亦
可通士虞禮首實于筐鄭注司巫引作實于筐案依俞說則匪即筐

周禮正義 三十七 六 中華書局聚

之通稱亦可備一義云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者聘禮云公于賓
壹食再饗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注云
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也所用未聞也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
也是不親饗有致酬幣之事也云或者匪以致饗者賈疏云鄭君向
引公食大夫須破匪從筐又言饗禮者饗禮亡無妨致饗時用匪不
用筐但無正文故云或以疑之也案賈說是也聘禮記說致饗云凡
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注云亦實於舊筐是鄭意致饗與致食同
但以饗禮已亡不若公食之有明文禮文容有變易或致饗時自以
簋實實於匪與食禮饗食授祭授賓疏饗食授祭者此謂王親饗食
異則可不破字也饗食授祭祭肺疏也若掌客上公三饗三食之
等亦兼饗食羣臣及聘使等言之注云授賓祭肺者即大祝九祭
之共祭也肺亦謂肺公食大夫禮云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
壹以授賓賓與受坐祭是食禮授賓祭肺之事凡酒食膳羞皆有祭
而肺為重故鄭唯云授肺詳膳夫疏賈疏云祭謂祭先造食者案膳
夫云授王祭則此授祭者非授與祝侯禳于畺及郊侯禳小祝職也
王可知故鄭云授賓祭肺也與祝侯禳于畺及郊畺五百里遠郊
五百里近郊疏與祝侯禳于畺及郊者侯禳二祭名詳小祝疏左昭十
祿即此禳郊之事注云侯禳小祝職也者小祝云將事侯禳禱祠
之祝號此云與祝明即與小祝共將事二官為官聯也云畺五百里
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者並詳載師疏大喪大禋以鬯則築鬻
大禋以鬯則築鬻者大喪謂王及后喪也其世子及三夫人以下喪
亦當用鬯浴尸但不得稱大禋耳賈疏云上小宗伯大喪以鬯則
肆師與之築鬱金香草口鬯酒以浴尸使之香也案此亦唯掌築煑
取汁以授鬱人使和柶鬯以共禋鬱人云大喪之禋共其肆器是也

賈謂此官亦掌和鬯酒未析注云築香草煮以爲鬯以浴尸者用

前先鄭注義也此與前祭祀賓客云築鬯同但彼主共裸禮此主共

浴尸所用有異小宗伯云王崩大肆以秬鬯泔是也云香草鬱也者

鬱鬱之段字詳敘官及鬱人疏依敘官注義秬鬯爲不和鬱之酒此

說有鬱者經云築鬯明有鬱和若止用秬鬯則不煩築鬯也鬯與鬱對文則異散文亦通令外內命婦序哭序使

秩疏令外內命婦序哭者序經例當作敘詳前疏此與九嬪世婦爲

序哭通始崩及殯後朝莫哭言之注云序使相次秩者序亦敘之

借字詳前疏喪大記云既正尸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

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王喪內外命婦哭位次當

與彼同賈疏云哭法以服之輕重爲先後若然則內命婦爲王斬衰

居前諸臣之妻從服齊衰者居後也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外命男

服齊衰者居後也出也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其妻爲外命女喪服爲夫之君齊衰

不杖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不中法違升數與裁制者鄭司農云

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喪大記曰君之

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無七日授士杖文玄謂

授杖日數王喪依諸侯疏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者賈疏云

與七日授士杖四制云疏外內命男女爲王雖有齊斬不同其衰皆

有升數多少及裁制故禁之使依法也云且授之杖者依喪服斬衰

苴杖齊衰削杖傳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

何爵也案服杖蓋亦伊耆氏共之此官則依其爵之尊卑以次授之

賈疏云外內命男及內命女皆爲王斬者有杖授之其外命女爲王

齊衰無杖故云且見不定之義也注云外命男六鄉以出也內命

男朝廷卿大夫士也者賈疏云無正文鄭以意言之以王宮爲正朝

周禮正義

三十七

中華書局聚

廷在王宮內爲內命男故以六鄉六遂及公邑大夫等皆爲外命男
 云其妻爲外命女者此統承上內外命男之妻言之明此外命女不
 繫夫爲內外乃對內命女九嬪以下爲文其夫雖爲內命男妻仍爲
 外命女也外內命男女屢人亦謂之外內命夫命婦內宰亦云外命
 婦先鄭彼注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後鄭云士妻亦爲命婦故此外
 命女亦通卿大夫士妻也說文女部云女婦人也女婦散文通稱云
 喪服爲夫之君齊衰不杖者據喪服齊衰不杖期章經文傳云何以
 期也從服也通典凶禮引馬融云夫爲君服三年妻從夫降一等故
 服期又雜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注云皆謂嫁於國中者也爲
 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
 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五屬之女也其無服而嫁於諸臣者從爲
 夫之君嫁於庶人從爲國君彼內外宗亦爲外命女而爲君服斬者
 本有服非徒從夫故加之也云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者賈疏云
 通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皆爲王斬衰而杖也詒讓案內命
 女卽內宰之內命婦也彼注云內命婦謂九嬪世婦女御則不數三
 夫人與此注異據追師文則內命婦似并不數九嬪不徒三夫人也
 詳內宰內司服疏又案喪大記孔疏謂內命婦有子婦則此內命女
 當含王子孫之婦其王女王孫女之未嫁者卽喪大記之子姓亦當
 與內命婦同列也云不中法違升數與裁制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
 也小宗伯云王崩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不中法卽違所縣之式
 也賈疏云諸臣妻爲夫之君義服衰六升諸臣爲王義服斬衰衰三
 升半冠六升三夫人已下爲王正服斬衰衰三升是其數也言裁制
 者據喪服云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衽以下具有裁制鄭司農
 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者此喪服四
 制文鄭彼注云五日七日授杖謂爲君喪也先鄭蓋偶不省記故但
 稱舊說也又引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

世婦杖無七日授士杖文者喪大記與喪服四制文略同而獨無授士杖之文故引以證其同異也鄭彼注云爲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孔疏引熊安生云經云子杖通女子在室者若嫁爲他國夫人則不杖嫁爲卿大夫之妻與大夫同五日杖也喪服四制七日授士杖君之女及內宗外宗之屬嫁爲士妻及君之女御皆七日杖案熊氏所推內外命女授杖日數甚允王禮當亦同云玄謂授杖日數王喪依諸侯與者後鄭亦以王喪授杖禮無明文約同喪大記諸侯禮也但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則授大夫世婦杖時尚未殯既殯乃授士杖耳賈疏云王喪諸臣等無授杖之日數以諸侯之臣與王之臣同斬衰杖竹故授杖日數亦宜同也以檀弓云天子崩三日祝先服鄭注云祝佐含斂先病明子與夫人亦服矣則天子之子及后亦服矣五日官長服注官長大夫士明天子三公已下及三夫人已下亦服矣但服杖同時有服卽杖矣唯天子服授杖亦當七日矣是以王喪約同諸侯之法也云七日授士杖四制云者先鄭不詳所出故後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社軍社也宗遷主也尚書傳鄭補之

亞將舟亞宗廟亞故書位爲涖杜子春云涖當爲位書亦或爲位宗謂宗廟

田孔叢子儒服篇云天子使有司以特牲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則凡告社宗皆用特牲也賈疏云師謂出師征伐甸謂四時田獵二者在外或有祈請皆當用牲社及宗時皆肆師爲位祭也注云社軍社也者據小宗伯云大師立軍社也云宗遷主也者小宗伯注云遷主曰祖祖宗一也並詳彼疏晉書禮志載摯虞請祀六宗議引此經用牲于社宗之文謂宗卽六宗又卽月令之天宗與鄭義異案天神尊於社稷經不宜以社宗立文摯說不足據引尚書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鍾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者黃榦儀禮經傳通解續